



目錄

【序】

我叫做江行初雪

6

第一章

耳鑑·眾山皆響

12

第二章

春天·風格

20

第三章

有這麼的一條線

34

第四章

有這麼的一枝筆

52

第五章

甚麼人在議論紛紛·說《六法》

74

第六章

看得見的氣·看不見的韻

90

第七章

墨水和水墨·紙

118

第八章

山水工程(有)

138

第九章

甚麼意境

170

第十章

真相大白

202

第十一章

山水工程(無)

224

第十二章

幾個文人和幾幅文人畫

242

第十三章

寫字

262

第十四章

一天·五百件

276

第十五章

個個都有點憂鬱

286

第十六章

文質彬彬趙孟頫·七八九十徐文長

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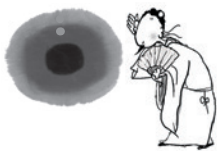
·後記·修訂版後記·參考書目

330



第一章 耳鑑 · 眾山皆響

*「今言書畫，一向吠聲，……」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敘師資傳篇》)



中國繪畫自魏晉時代開始成為一門可供獨立欣賞的藝術，畫的和看的都紛紛寫下心得(最早的畫論和鑑賞指南就是這時候出現的)。風氣一開，文人倘若不搞點鑑賞與收藏，則無望成為雅士。

個個都要「盡數風流」，於是乎大家者頁頁風流，小家者鬧劇連篇。

中國第一部系統完備的繪畫史《歷代名畫記》中，就以「吠聲」*來嘲諷當時的評論家大都只曉得人云亦云；而買家則豎起耳朵，到處打聽哪一件作品是出自哪一位大師手筆，然後胡亂起哄、胡亂讚歎、胡亂爭購。甚麼都不怕，就怕雅在別人之後。

到了宋代，疆土縱然侷促，經濟卻是空前的蓬勃。講求精緻生活的文人，書齋裏自然「雅品紛陳」，紙筆墨硯，只玩不用者，所在多有。此時鑑賞之風越發邪門，有認為畫面上水紋浪翻，用手撫摸，凡波頭起伏凹凸者，即為妙品。



藝術高度變成「厚度」，連「無窮出清新」的蘇東坡亦大大吃不消，慨歎：

「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蘇東坡全集·書蒲永升畫後》)

「耳鑑家」毛手毛腳，又捏又搓，看不過眼的都義憤填胸，直罵這些傢伙，簡直是在「揣骨」。

話說得再刻薄，「按摩派」掩耳勿聽，依舊矢志不移，名畫注定受劫。往後徽宗皇帝以生漆點睛，畫的鳥兒水靈可愛，若非珍藏大內，小鳥定然慘遭輕薄。

「宋徽宗皇帝畫翎毛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眾史莫能也。」(《畫繼》)

中國文化每佔風流之先，早在唐代長安，開封(汴京)和杭州等都城，已出現書畫經紀行業——牙儉，提供介紹、估價、鑑賞、促銷的服務。既然有價，難免「作假」，名畫翻造比任何民族都蓬勃。

兩小童出自宋人《十八學士圖》



此畫為沈周的自畫像。沈為明代江南吳門畫派之首，不論性情以至畫風都是文人畫的典範。

北宋大書畫家兼收藏家米芾，酷愛五代李成畫跡，曾經遺憾地認為「李成真見兩本，偽見三百本。」自己卻每見佳作，就以「且借來看幾天」為藉口，然後動工臨摹，將贗品掉包歸還物主。「賊」得甚雅，竟成一時美談。

米芾技高，翻造幾可亂真，自己卻沒有可靠的真跡留傳，自然輪到別人來作偽了！

據載明代吳門畫派宗師沈周，忝為謙謙君子，首先在作品上說明是仿古代大師筆意。沈周性情敦厚，別人偽作他的手跡，拿去讓他落款，他也照簽如儀，「文人」得沒話說。據說他早上剛完成一幅作品，未及中午已有「翻版」出現，到了傍晚竟有十多個拷貝在市場兜售。行情看漲，雅俗共「翻」，鑑賞家欣然「引頸就戮」。沈周的學生文徵明，更以「定為生計所逼」為偽作者開脫。知識產權下放，市場更大，作偽事業，惠及整個坊里鄉親，「吳人賴以存活者甚眾」。

董其昌比文徵明精明，索性組織班子，別人生產，由他署名，實行藝術與經濟雙贏。大家要鑑定，他便是權威。都說，明代作風非常現代。

唯雅最大，自然出盡法寶。仿作者不乏高手，「畫格高」不一定品格便高，只苦了後來的鑑定專家。也嘆今人面對滑溜溜的印刷品，

縱要動手揣之，又豈如往昔般痛快。

幸而社會進步，在今天專門的鑑定已有博物館代勞，昔日的「耳鑑」在今天也成為了一樁名符其實的雅事——「聆聽專家意見」。

看一幅畫、聽一幅畫和摸一幅畫都各有市場。

從來藝術都不怕附庸風雅，就怕大家寥落無聲。

難得有人肯張羅，有人願意傾耳聽……

自然，山水，有清音。

八大山人筆下的小雞，



眼神桀驁不馴，毫不妥協。

這小雞鬼頭鬼腦，



乃係仿作，卻又幾可亂真。

◎ 眾山皆響

旅行，總會有個「帶些甚麼」回家的念頭，從小小的紀念品到幾十噸的紀念碑，只要搬得動，就照搬如儀。

六百年前，意大利佛羅倫斯的建築師們旅行到羅馬，一下子就被當地的壯麗建築藝術所吸引。

可以「帶回家」就好了……建築師們對着羅馬城苦苦思量，最後居然真箇將要帶的都帶回家去。他們的搬運工具是圓規角尺，搬運的方法叫做「透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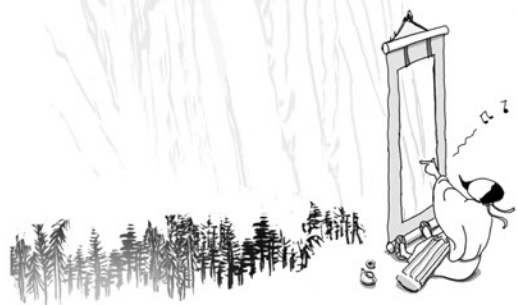
再上溯約一千年，是中國的南北朝。當時有個琴棋書畫無一不精的讀書人宗炳，他像古代那些高姿態的知識分子一樣，只讀詩書不問功名，一生就與妻子挽手雲遊天下名山大川，遣興江湖。直至年老患病，不堪勞累，才返回故鄉。

宗炳整天臥在家裏，熬不過遊興，嘆一聲：「噫……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遊，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於是就動筆將歷來旅行所見的秀麗山川畫出來，掛在四周牆壁欣賞。

如此，一直作為人物故事背景的風景畫，就在「噫……」聲中走到幕前。

只是江山萬里，未必處處都動人；四季山林也各有姿色，有限的四堵牆壁，並不能滿足畫家那種充滿道家色彩的逍遙情懷。於是畫幅內的景致就順着畫家的情懷，從這一條溪澗「化入」，在那一群山巒「切出」的濃縮意象。正如古希臘的哲人所說：「悲劇（創作）比歷史（事件）更加真實。」一幅山水畫往往不是某一處特定的山水，而是像現代電影的蒙太奇般，剪接整理出比每一處山水更加山水的山水。

宗老先生暢快神遊之餘，更拿出弦琴彈奏，直要將……



一顆心、兩隻手和掛在四周牆壁上的山川……一起響亮起來。

「欲令眾山皆響。」

藝術家分明是將山水的線條像琴弦般撥弄。

這時候大約是公元五世紀。山水有清音，中國第一代山水畫家已在聆聽迴盪在大自然的音韻。

畫家本質上既是讀書人，又是詩人，隨時以閱讀一篇文章的心態來欣賞自然，以詩人的眼睛去寫一幅畫，用畫家的情感來表現一首詩。一幅可以走進去的畫和一首可以住在裏面的詩，最自然不過。

明代畫家周臣被問及何以作品比他的學生唐寅遜色，

周臣答曰：

「只欠唐生胸中三千卷書耳。」

沒有比讀書更重要的了，假如大家狠心要將文人給拋棄。

噫……眾山皆響，則為挽歌。

宗炳，字少文(375-443)，南陽涅陽人也，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元嘉中頻徵不應，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撫琴操，欲令眾山皆響。(《庾元威論書》)

宗炳並非只顧消遣，中國第一篇進行視覺分析的山水畫論《畫山水序》便是他所寫下的。裏面所談到山水寫生方式以及如何在小小的絹素上表現千山萬水、近大遠小的透視概念，和一千年後佛羅倫斯的建築師基本相同。

本文參考：

宋·蘇東坡《蘇東坡全集·書蒲永升畫後》

宋·沈括《夢溪筆談》

宋·米芾《畫史》

